

中國文學欣賞精選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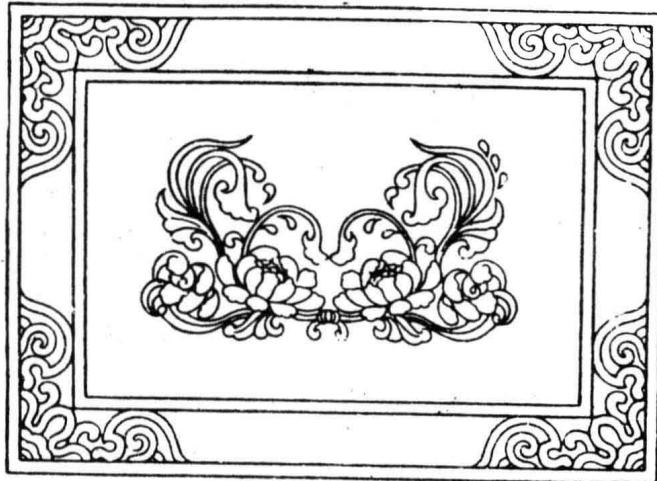


第六册 唐詩

中國文學欣賞精選集

第六冊 唐代詩歌

中國文學欣賞精選集



(全35冊，定價新台幣7000元)

編著者：姜 潤

出版者：莊嚴出版社

發行者：鄭 惠 文

發行所：莊嚴出版社

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0 號雙子星大樓 2 樓 2 號

電 話：8356376 • 8359621

郵 撥：111199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六六五號

中華民國72年 9月一版 • 第一次印刷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中國文學欣賞精選集第六冊

目 錄

初唐詩歌

| | | | |
|-----------|----|--------|----|
| 前言 | 一 | 山中 | 四七 |
| 虞世南 | | 盧照鄰 | |
| 蟬 | 一三 | 長安古意 | |
| 魏徵 | | 骆賓王 | |
| 述懷 | 一六 | 在獄詠蟬並序 | 五〇 |
| 王績 | | 於易水送人 | |
| 在京思故園見鄉人問 | 三三 | 楊炯 | |
| 野望 | 三五 | 蘇味道 | |
| 王勃 | | 從軍行 | |
| 滕王閣 | 三九 | 正月十五夜 | |
|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 四三 | 陳子昂 | |
| 初唐詩歌 | | | |

感遇.....七七

燕昭王.....八九

登幽州臺歌.....九二

度荆門望楚.....九五

晚次樂鄉縣.....九七

送魏大從軍.....九八

春夜別友人（二首選一）.....一〇〇

杜審言

夏日過鄭七山齋.....一〇三

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一〇五

宋之問

題大庾嶺北驛.....一〇八

渡漢江.....一一〇

江亭晚望.....一一一

寒食還陸渾別業.....一一三

沈佺期

雜詩.....一五

古意呈補闕喬知之.....一九

隨頭水.....一二二

郭震

古劍篇.....一一一

張若虛

春江花月夜.....一一六

張說

蜀道後期.....一三一

鄒都引.....一一一

張九齡

感遇.....一三六

望月懷遠.....一四〇

自君之出矣.....一四二

賀知章

詠柳.....一四三

回鄉偶書.....一四五

劉眘虛

闕題 一四七

春曉 一七七
宿建德江 一八〇

張旭

山行留客 一五一

桃花谿 一五二

盛唐詩歌

孟浩然

秋登蘭山寄張五 一五五

夏日南亭懷辛大 一五五

宿業師山房待丁大不至 一五九

夜歸鹿門山歌 一六〇

望洞庭湖贈張丞相 一六二

秦中感秋寄遠上人 一六六

宿桐廬江寄廣陵舊遊 一六九

早寒江上有懷 一七〇

留別王侍御維 一七一

清明日宴梅道士山房 一七二

與諸子登峴山 一七三

過故人莊 一七四

歲暮歸南山 一七五

王之渙

涼州詞 一八一

登鸛雀樓 一八五

祖詠

望薊門 一九一

終南望餘雪 一九四

九日登望仙臺呈劉明府 一九七

崔曙

古從軍行 一九九

琴歌 一〇二

送陳章甫 一〇三

聽安萬善吹觱篥歌 一〇五

古意 一〇七

聽董大彈胡笳弄兼寄語房給事 一〇九

送魏萬之京 一一一

送李端游巴東 一一三

李頤

望秦川.....一一七

王灣.....一五六

次北固山下.....一五八

王翰.....一六三

涼州詞.....一六六

崔顥.....一六九

古遊俠呈軍中諸將.....一七四

雁門胡人歌.....一七五

黃鶴樓.....一七八

行經華陰.....一八一

長干曲.....一八二

王昌齡.....一三八

塞下曲.....一三九

同從弟南齋玩月憶山陰崔少府.....一四〇

從軍行（七首選四）.....一四四

出塞.....一五〇

採蓮曲二首.....一五三

春宮曲.....一五五

儲光羲.....一一二

釣魚灣.....一七四

效古.....一七五

田家雜興.....一七七

登戲馬臺作.....一八一

送別.....一八五

渭川田家.....一八七

青溪.....一九〇

西施詠.....一九二

老將行.....一九四

桃源行.....一九九

洛陽女兒行.....二〇二

輞川閒居贈裴秀才迪.....三〇五

| | | | |
|--------------|-----|-----|-----|
| 酬張少府 | 三〇七 | 山中 | 三五三 |
| 送梓州李使君 | 三〇八 | 少年行 | 三五四 |
| 過香積寺 | 三一 | | |
| 山居秋暝 | 三一三 | | |
| 終南別業 | 三一七 | | |
| 歸嵩山作 | 三一八 | 秋夜曲 | 三六五 |
| 終南山 | 三一九 | | |
| 觀獵 | 三二三 | | |
| 漢江臨泛 | 三二七 | | |
| 使至塞上 | 三二九 | | |
|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 | 三三三 | | |
| 贈郭給事 | 三三六 | | |
| 塞上作 | 三三八 | | |
| 積雨辋川莊作 | 三四一 | | |
| 鹿柴 | 三四二 | | |
| 竹里館 | 三四五 | | |
| 白石灘 | 三四六 | | |
| 辛夷塢 | 三四七 | | |
| 鳥鳴澗 | 三四八 | | |
| 送別 | 三四九 | | |
| 雜詩 | 三五〇 | | |
| 相思 | 三五一 | | |

丘爲

| | |
|---------|-----|
| 尋西山隱者不遇 | 三六七 |
| 題農父廬舍 | 三六九 |

裴迪

| | |
|-----|-----|
| 送崔九 | 三七一 |
|-----|-----|

綦毋潛

| | |
|-------|-----|
| 春泛若耶溪 | 三七三 |
|-------|-----|

孫逖

| | |
|-------|-----|
| 宿雲門寺閣 | 三七五 |
|-------|-----|

民歌

| | |
|------|-----|
| 神鷄童謡 | 三七九 |
| 哥舒歌 | 三八一 |
| 伊州歌 | 三八三 |

前　　言

唐代詩歌標誌著我國古代文學發展的極其重要的階段，呈現出空前繁榮的景象，代表了我國古代詩歌的最高成就。

從現存近五萬首詩歌來看，唐詩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的社會生活，詩歌題材的領域得到前所未有的開拓。唐代又是一個詩人輩出的時代，僅「全唐詩」所錄即達二千多家。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都是負有世界聲譽的偉大詩人。唐代開宗立派、影響久遠的大家，不下二十人。其餘特色顯著，在文學史上有一定地位的詩人，也有百人之多。唐代詩壇多種藝術風格的爭奇鬥豔，詩歌體制的完備成熟，形成了百花齊放的偉觀，可以和思想史上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前後媲美。唐詩，是我國文學遺產中最燦爛、最珍貴的部分之一。

在唐詩研究中，困難不在於描述唐詩繁榮的盛況，而在於正確解釋繁榮的原因。我們在下面提出一些粗淺的看法，希望能引起進一步的探討。

唐詩繁榮的局面是當時經濟、政治、文化等特定條件所促成，也是詩歌自身傳統發展的結果。

唐詩的繁榮首先跟唐代的經濟繁榮和文化發達是密不可分的。文學藝術的發展，和政治、法律、哲

學等其他上層建築一樣，總是以經濟的繁榮為基礎的。由於隋末動亂對於魏、晉以來世族莊園經濟的摧毀，由於唐初「均田制」的推行以及其他一些有利於生產發展的措施，促成了唐初一百多年的經濟繁榮。當時的中國是當時東方最強大的國家。人民辛勤勞動，創造了雄厚的社會財富，成為包括詩歌在內的唐代文化發展的物質基礎。唐代國際文化的廣泛交流，國內各民族文化的密切融合，唐王朝對思想文化採取相對自由的政策，儒、佛、道思想容許同時並存等等，都是促成唐代文化普遍繁榮的有利因素。尤其對詩歌發生直接影響的音樂、繪畫、書法、舞蹈等藝術部門，都獲得高度的成就。沒有唐代音樂的普遍發展，就不可能出現白居易「琵琶行」、韓愈「聽穎師彈琴」、李賀「李憑箜篌引」這類描摹各種器樂曲達到出神入化境界的詩篇。唐代的一部分詩歌是可以合樂歌唱的，王昌齡、王之涣、高適同飲旗亭聽唱的傳說①，元稹的「數十」詩曾由餘杭一位善彈箜篌的歌女商玲瓏演唱②，都是例證。唐代題畫詩的興起顯然產生於繪畫藝術的發展，像王維既是山水詩的大家，又是南宗山水畫的開創者，他自稱「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偶然作六首」之六）。這些藝術品種之間的創作精神和原則是相通的，它們互相吸收，彼此促進：畫家吳道子曾學書法於張旭，提高了自己的畫境；張旭觀公孫大娘的「劍器渾脫」舞，「自此草書長進，豪蕩感激」③；杜甫的名作「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詩風也宛如雄武

① 唐薛用弱《集異記》中「王渙之」（即王之涣）條。

② 見元稹《重贈（樂天）》自注及「休遣玲瓏唱我詩」句。

③ 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

健美的舞蹈，表現出相似的矯捷奔放的氣勢。張旭的草書，李白的詩歌，裴旻的劍舞，就被並稱爲「三絕」^④，各臻其妙，相得益彰。可以說，唐代的各種藝術品種共同形成了一個時代的高度藝術水準，這爲唐代詩人從事創作提供了豐富的文化積累和藝術營養。關於唐詩繁榮的經濟、文化原因，許多論著都有闡述，我們不再詳說。

新興進士階層是唐代詩壇的主要社會基礎，唐詩的繁榮又決定於這一階層力量的勃興和發展。

唐代正處在以寒門士族代替山東世族的時代，在當時山東世族和寒門士族的勢力發生了急劇的不同變化。如上所述，隋末動亂，沉重地打擊了山東世族的力量，寒門士族的勢力便應運而生，得到巨大的發展。寒門士族與山東世族發生重新分割政治權力的衝突。李唐皇室原是隴西大姓，但與山東舊族（指居住在華山以東地區的王、崔、盧、李、鄭等世族）存在着嚴重的衝突。在這一爭執中，皇室是和寒門士族比較接近。唐太宗李世民下令重修「氏族志」，高士廉等竟然仍定崔姓爲第一，皇族李姓爲第三。李世民直接規定「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⑤，用官職品級代替門第、身分作爲劃分氏族等級的新標準，藉以貶抑世族。高宗李治時，宰相李義府因「恥其家代無名，乃奏改此書（即指「氏族志」）」，進一步規定「皇朝得五品官者，皆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致五品者，盡入書限，更名爲「姓氏錄」。由是縉紳士大夫多恥被甄敍，皆號此書爲「勲格」」^⑥。「地實寒微」的武則天執政

① 〔新唐書〕卷二〇二〔李白傳〕。

⑤ 〔舊唐書〕卷六十五〔高士廉傳〕。

⑥ 〔舊唐書〕卷八十二〔李義府傳〕。

時，更破格任用了一些寒門士族中的人物，其中許多就是因文學見長而被提拔的。這樣，唐王朝雖然仍是山東世族掌握大部份的權利，但寒門士族却已形成一種新的政治力量，走上了歷史舞臺。

寒門士族雖然參與了政治，有了某些權利，但是他們的社會地位不高，不像世族有許多特權，因此比較了解人民的某些願望和要求。他們是唐代歷次「黨爭」中革新派的主力，也是唐代詩壇的主要社會基礎。

已知的唐代二千多位詩歌作者，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有工匠、舟子、樵夫、婢妾等一般人民，也有出身世家豪族的貴族詩人，但其基本成員是寒素之家的知識份子。他們雖然積極躋身於統治的上層，但大多數仍然沉淪下僚，流浪江湖，經歷了種種坎坷不平的遭遇，比較接近下層，加深了對於社會生活的認識。

唐代以詩賦取士為重要內容的科舉制度，是打破世族壟斷政治、為寒門大開仕進之門的新的官僚選拔制度，也是促成唐詩繁榮的一個直接因素。曹魏以來實行的九品官人法，造成了世族對政權機構的世襲壟斷^⑦。唐承隋制，發展了科舉制度，設置進士、明經等八科來選拔人才。後又以明經、進士兩科並重，又逐漸演變為進士科最為時所崇尚^⑧，臺省要職、州縣官吏，多為進士科出身者所佔據。而進士應試（^⑨唐柳芳「姓系論」：「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大姓，即望族）已。」（見「全唐文」卷三七二）。

⑤ 〔唐摭言〕卷一「散序進士」：「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貞觀、永徽之際；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以至歲貢常不減八、九百人。其推重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衣』。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

的主要科目就是詩賦。從過去依門第、身分得官，改爲憑詩賦入仕，進而改變等級地位，這個重大變化不能不引起激烈的衝突。世族舊勢力雖然已經大大削弱，但仍以族望、門第矜重於世，「雖國勢不能排奪」^⑨，並在政治上互相勾結，攫取權力。如李治時的李敬玄，「前後三娶，皆山東士族，又與趙郡李氏合譜，故臺省要職，多是其同族婚媾之家」^⑩。這是撇開進士科與寒門爭奪權力的一種手段。不少世族的政治代表更公開反對進士科，我們可舉唐中葉的幾個宰相爲例。楊綰認爲進士科造成「幼能就學，背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的「積弊」，要求取消^⑪。鄭覃「雖精經義，不能爲文，嫉進士浮華，開成（西元八三六年——八四〇年）初，奏禮部貢院宜罷進士科」^⑫。權德輿「未嘗以科第爲資」^⑬。說得最明白的是李德裕，他首先申明：「臣無名第，不合言進士之非。」這一自辯正好說明閥閱門第之家對進士科的敵視；他接着說：「朝廷顯官，須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習舉業，自熟朝廷間事，臺閣儀範，班行準則，不教而自成」，而「寒士縱有出人之才」，「固不能熟習也」。他家甚至不置「文選」，鄙薄進士科的詞章之學，「惡其祖尙浮華，不根藝實」^⑭。李德裕在唐後期不失爲一

⑨ 〔夢溪筆談〕卷二十四。

⑩ 〔舊唐書〕卷八十一〔李敬玄傳〕。

⑪ 〔舊唐書〕卷一十九〔楊綰傳〕。

⑫ 〔舊唐書〕卷一七三〔鄭覃傳〕。參看〔新唐書〕卷四十四〔選舉志〕。

⑬ 〔國史補〕卷中〔恥科第爲資〕。

⑭ 〔舊唐書〕卷十八上〔武宗紀〕。參看〔新唐書〕卷四十四〔選舉志〕。

位有所建樹的宰相，但在進士科問題上，却典型地反映了世族的觀點。世族勢力的反對雖然一度影響到進士科的一些設施，然而終有唐一代，這一制度仍相沿不變^⑯。進士科不僅吸引寒門，甚至也吸引世族。要求取消進士科的楊綰，自己就是進士進身的，而且參加唐玄宗李隆基親自主持的考試，以詩賦名噪一時。李德裕在上面我們所引的話之前，也承認他祖父李棲筠在天寶末年因「仕進無他伎（伎，技能。「新唐書」作「岐」，指沒有其他門路）」，不得不舉進士。連唐宣宗李忱也以自署「鄉貢進士」為榮^⑯。世族反對進士科的失敗，其原因不是像某些史家那樣歸結為帝王的「好雕蟲之藝」，而是皇室為了鞏固他的政權，通過科舉儘可能地擴大他的統治基礎，吸收當時日益強大的寒門力量參加政權。李世民在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高興地說：「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⑰就透露出這個消息。

唐代詩人大都是寒門出身的舉子，詩歌成為他們進入仕途的捷徑。雖然試帖詩由於內容的陳腐和形式的呆板，很少有什麼好詩，但以詩取士的制度，對於重視詩歌、愛好詩歌的社會風尚的形成，對於詩人們一般詩歌技巧的培養和訓練，對於詩歌藝術經驗的積累和研究，無疑起了重要的作用。宋代嚴羽說：「或問唐詩何以勝我朝？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⑱以詩取士，使得整大經十帖」。

⑯ 〔唐摭言〕卷十五〔雜記〕。

⑰ 〔唐摭言〕卷一〔述進士上篇〕。

〔滄浪詩話・詩評〕。

個知識份子幾乎都是詩歌作者，確實使詩歌成為唐代文化領域中的一個「專門」，成了知識份子畢生學習、鑽研的必修科目。唐代詩歌的繁榮，是離不開這個詩歌大普及的局面的。

與以詩取士的影響相輔相成，詩歌在唐代的社會應用價值得到空前的提高。這在我國古代文學史中，是任何一種文學樣式在任何時代所罕見的。詩人們可以利用詩歌來博取帝王貴族的賞識，也用它作為傲視上層社會的資本，「千首詩輕萬戶侯」^⑯。向達官名流干謁求進用詩，送人出使、還鄉、慰人貶官、下第，也得用詩。詩歌的影響遍於許多社會階層。元稹、白居易的詩曾傳誦於「牛童、馬走之口」，「衒賣於市井」之中，寫在「觀寺、郵候牆壁之上」，歌妓演唱，村童競習^⑰。從李世民延請「四方文學之士」，備極獎掖，時人羨稱「登瀛州」^⑱，到前面已提及的王昌齡等人旗亭聽唱的傳說，詩人們憑藉詩歌贏得了社會的尊重和榮譽。唐詩與社會生活這種特殊的聯繫，與詩人們的生活、地位如此休戚相關，這種情況，既是唐詩繁榮的反映，也是唐詩繁榮的一種原因。

除了上述社會條件之外，唐詩的繁榮還取決於詩歌自身傳統的發展。我國詩歌以「詩經」、「楚辭」為最早的高峰，但四言詩和辭賦在唐以前已經衰落和僵化。一種新的詩體——所謂近體詩，在六朝時逐漸醞釀、發展。齊永明以後詩人講究聲律，創作「新體詩」，到梁、陳時更加細密，終於在唐初沈佺期、宋之間手裏，產生了完整的五律和七律。長篇排律也在唐初出現。五絕源於六朝樂府和文人的聯句

⑯ 杜牧《登池州九峰樓寄張祜》詩。

⑰ 元稹《白氏長慶集序》及白居易《與元九書》。

⑱ 〔通鑑·唐紀五〕。

，到唐初開始流行；七言四句的詩體起於六朝樂歌，文人寫作七絕始盛於武則天和中宗李顯時期。近體詩經歷了長達二百年的逐漸演進的過程，正展示着廣闊的發展前景。唐初的兩個現象很值得注意：一是有關聲律對偶的著作大量出現，一是大型類書的成批刊行，都適應了律詩發展的需要^②。而歌行、樂府等古體詩，也仍然具有別闢蹊徑、另開新面的廣大可能。事實上正是如此。唐代詩人爲了反映重大社會問題或抒寫深刻的政治感慨的需要，更多地運用篇幅較長、格律較寬的古體詩，在創作實踐中創造出許多新體，形成唐代古體詩的獨特面貌。當時其他的文學樣式，如駢文已近僵化，短篇小說（傳奇）和詞在唐代後期才逐漸興起，戲曲還處在萌芽狀態。除了散文在反對駢文中獲得重要成就外，只有詩歌，才具備廣闊發展、不斷創新的內在條件，是作家們反映生活、述志抒情、馳騁才華的理想領域。這就是唐詩繁榮的一個內在因素。

二

我國古代詩歌在唐以前的長期發展中，逐漸形成了一個進步的思想傳統。唐代詩人面對自己的時代

② 前者如崔融《唐朝新定詩格》、王昌齡《詩格》、元競《詩髓腦》等，見唐德宗時曾來華學習的日本和尚空海所著的《文鏡秘府論序》。序文中還說，在崔融等人以前，「盛談四聲，爭吐病犯」的著作，已是「黃卷溢篋，紺帙滿車」了（今大都已佚）。此類唐人著作，還可參看《詩藪·外編》（卷三）、《唐音癸籤》（卷三十二）等。後者如虞世南《北堂書鈔》、歐陽詢《藝文類聚》、徐堅《初學記》等。虞世南還有《兔園策》，已佚。這些類書編纂的直接目的是爲寫作駢文、辭賦提供辭藻典故，但實際上也爲律詩的寫作提供資料。

，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這個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面貌，表現了新的思想特色，從而豐富和發展了這個傳統的內容。

唐代詩歌，特別是盛唐詩歌的一個重要主題，是強烈地追求「濟蒼生」、「安社稷」的理想，熱情地嚮往建功立業的不平凡的生活。李白是慣用大鵬鳥來象徵自己的豪邁氣概和不羈精神的：「大鵬一日同風起，搏搖直上九萬里。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却滄溟水。」（上李邕）杜甫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正面提出了理想；陳子昂「登幽州臺歌」的巨大感歎，也包含着對創業的強烈渴望。楊炯說：「寧爲百夫長，勝作一書生」（從軍行），王維也說：「忘身辭鳳闕，報國取龍庭。豈學書生輩，窗間老一經。」（送趙都督赴代州得青字）這兩位並不以政治抱負見稱於世的詩人，也都表示出從軍報國的熱情。我國詩歌大量而集中地表現詩人的政治抱負，始於建安時代。曹操的「龜雖壽」、「短歌行」，曹植的「雜詩六首」（其五、六）、「白馬篇」等，都表達了平定戰亂的要求，帶有那個歷史動蕩時期所特有的悲壯色彩。這個主題到了兩晉南北朝幾乎中斷。唐代的許多詩人又大量地表達政治理想，充滿着積極樂觀的精神。李白和杜甫的「布衣卿相」的抱負就是典型的代表。李白在「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中說：「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爲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杜甫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說：「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這都表現了以前的詩歌中較爲罕見的宏圖壯志。

這些唐代詩人的政治理想的產生，有它的社會根源。唐初的經濟繁榮，政治統一，國力強盛，提高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發了詩人們對於建樹功勳的種種幻想。如前所述，唐代寒門士族作爲一種新